

人间物语
enjianwuyu

最后的芦苇

□鲁北

芦苇绿了,枯了。又绿了,又枯了。

初冬时节,有一点微微的凉意,母亲弯着腰,在芦苇地里,割芦苇。微风吹着鹅毛般的苇絮,也吹着母亲花白的头发。

一年又一年,芦苇站起来,又倒下去。

那一年,我决定把我在村子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土屋卖了。与父母商量,父亲没有说什么,母亲也没有说什么。那已经是我搬到县城居住很多年以后了。

卖土屋那天,买主站在天井里,我们也站在天井里。母亲说,我们卖屋,不卖宅基地,房前屋后还都是我们的。

我们小村居住十分分散,一家一户的,隔得很远。我和东邻隔着十几米,与西邻隔着三四十米。我家房前有一片荆条,屋后有一片芦苇。母亲最在意的是屋后的

那一片芦苇。

买主是我的西邻。他买屋不是为了那块宅基地,而是那几间屋,可以当鸡舍。那几年,他在村子里孵化小鸡,在附近村庄小有名气,销路畅通,他想扩大规模,就看上了我闲置的那几间土屋。

几年过后,他的儿子去了青岛工作,没多久,他也去了青岛。他自己家的房子舍弃了,我家的土屋也舍弃了。没有几年,风刮日晒的,都成了危房。

当时,三间土屋很便宜,卖了1000元钱,等于白送。但土屋闲在那里,没有人居住,比人的寿命都短。人住在里面,有烟火气托着,屋子不会倒,可以住几代人。屋子怕空,一空就像人的孤独,熬不了几年,说完就完了。卖了,给买家有更大的用处。

我屋后的那片芦苇地,不是自然形成的,而是盖屋的时候,要垫屋台子,就地取土,用

铲运机铲的。在距离屋台子20米开外,挖下去将近半米,把屋台子垫高半米,然后把屋盖在半米高的台子上。

我的屋位于村子的最西北角,向西、向北500米内没有庄稼,除了盐碱地,就是茅草地,很开阔。北边有一个油田的加温站,算是我的近邻。

那些年,土地碱化严重,种庄稼靠天,雨水大,就涝了,雨水小,就旱了,风调雨顺的时候,庄稼才长得好。

我屋后的那片芦苇地,在低洼处,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春天,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。到了夏季,几场大雨,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,芦苇长得绿油油的,太阳一照,叶子上有光。

那些年,到了初冬,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,母亲就去屋后割那些芦苇,一割三四天。她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,攒在一起。过不了多久,有到村子来收购的,母亲就

把那些芦苇卖了。几年之后,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,母亲就让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,卖给加工苇箔的。那些芦苇,其实卖不了多少钱,但每年母亲都去割那些芦苇。

几年间,我几次劝说母亲,别割那些芦苇了。母亲说,那是我们家的,为啥不割。后来,我理解了母亲,为什么不舍弃那一片芦苇。那三间土屋,是父母一锹泥、一片瓦,辛辛苦苦给我盖得,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。土屋没了,那些芦苇再没了,还有什么呢?

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婚,两个女儿也在那里出生。

2020年初冬,母亲得了重病,做了手术。出院不久,她一个人拿上镰刀,又一次把那些芦苇割倒,摊在了地上。

芦苇倒下了,母亲也倒下了。

后来,母亲走了,那些芦苇成了没有娘的孩子。一年年,孤独地生长,孤独地枯萎。最后,芦苇成了野草。

长河浪花
hanghelanghua

法桐俘获我的志向

□王振昌

爱意渐渐浓郁,正如初闻桂花香时
她微微地笑,香气绕着衬衫舞蹈

枫林间透射着迷离的阳光
眯起双眼望一棵树生长的方向
这一刻,她渴望要做一棵树
树的形象对我如此诱惑

初秋的夜晚
那棵法桐已俘获我的志向
我不再想时间的延伸与酣畅
只想一棵树,不论风儿是否留恋

她会静静地陪伴一盏幽黄的路灯

倘若这盏路灯能够回应爱意
或许会在深夜已无人行时
为我投下一片黑色镜面
终于在她脉脉目光下
梳洗满树的叶片与枝丫

或许会在如此静谧的场合
摆弄身姿以迎合秋风的萧瑟
在夜里凋落的叶子是自由的
它们的灵魂直接踏入黑夜
接近风一些
她便有了自己的方向
就藏在这夜的最深处
她不断地生根,不断地生长
那些沉寂于大地的思想长成自己的枝叶

她的宿命是等待遇见,并在此刻凋零

感恩之泉

□郑亚红

在晨曦微露的温柔里,
我轻轻踏过岁月的河岸,
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,
那是感恩之泉,不息地潺潺。
每一缕清风,都是自然的馈赠,
拂过脸庞,带走尘世的疲惫,
让我在这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宁静,

感恩,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看那云卷云舒,天高云淡,
是宇宙以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宽广,
我学会谦逊,学会包容,
在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夜晚,
心怀感激。

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,
简单的饭菜,却滋味无穷,
那是爱的味道,家的温暖,
感恩,让我在平凡中看见幸福的光芒。

朋友的笑语,同行的脚步,
在人生的旅途中,彼此照亮,
那些鼓励的话语,支持的臂膀,
如同星辰,指引我前行的方向,感恩有你。

感恩,不仅是一种情感的流露,
更是灵魂的觉醒,是对生活的热爱,

它让我懂得珍惜,学会回馈,
在生命的画卷上,绘出最绚烂的色彩。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背影

□王益华

父亲节那天,为了表达对爹娘的爱和祝福,晚上特意请爹娘吃了顿饭。吃过饭,年过八旬的爹娘执意走着回家,坚持不让我送。我悄悄跟在他们身后,目送爹娘回家。

刚走出饭店门口,爹就主动伸出手,娘也自然地抓住爹的手,就这样两位耄耋老人,手牵着手走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没有语言,没有暗示,一切配合得那样默契,那样水到渠成。爹让娘在他的右边,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娘,细微之处见深情。在这车水马龙、华灯初放的街道,远远望去,爹娘佝偻着背,白发如雪,走路缓慢,走上几步,就得停下来歇歇。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语言交流,但似乎心在交流。一个眼神,一个微笑,一个动作,老两口都会心领神会。一米八的爹和不到一米六的娘步调竟是那么一致,那么默契,那样的珠联璧合。此时此刻,

热闹的大街上好像没有了喧哗,没有了车辆,没有了人流;此时此刻只有温情、温暖、温馨在涌动;此时此刻仿佛就是爹娘的二人世界,世外桃源。爹娘没有太多的语言,有的只是四目相对,柔情似水。爹娘早没了花前月下,山盟海誓,卿卿我我,留给他们的只有亲情,只有体贴,只有关爱。60年的风风雨雨,爹娘一路走来,有贫困,有富足;有沮丧,有快乐;有荆棘,有鲜花;有苦,有甜,爹娘一起扛,一起面对。“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疑”,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;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,是一对老夫妻一生的愿望与追求。

望着爹娘渐行渐远的背影,往事历历,浮现在眼前。20世纪70、80年代,那时候家有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,我们兄妹三个在外求学。爹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,娘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农民。家里有十几亩责

任田,爹稍有空暇,离家十几路,骑着自行车回家,和娘一起辛勤劳作。晨曦里,别人还在睡梦中,爹娘在田地里已是挥汗如雨;炎炎夏日的中午,爹娘在田地里播种,除草,收割,汗水湿透他们的衣背;夕阳下,黄昏里,爹娘拖着疲惫的身体,仍在田地里辛勤耕耘。把收获的粮食卖了,换了金钱,给爷爷奶奶看病,给我们兄妹三人交学费,供我们上学,把我们养大成人。每每想到过去时光里的爹

娘,想着他们的辛劳,眼泪总会模糊我的双眼……

望着爹娘渐行渐远的背影,慢慢消失在我的视野。此时此刻的我只有虔诚地祈祷和深深地祝福,请时光慢慢走,让爹娘陪着我,让我陪着爹娘,时间长点,再长点,到天长地久,到地老天荒。但愿爹娘永远为伴,鼓励着,搀扶着,手牵着手,心连着心,一路相随,走过风风雨雨,走过风和日丽,走过春夏秋冬、一年四季……

